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 沈家煊 主编

语音问答

朱晓农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语音答问

朱晓农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音问答 / 朱晓农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8.3

(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

ISBN 978-7-5486-1311-4

I. ①语… II. ①朱… III. ①语音学—问题解答

IV. ①H0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2378 号

责任编辑 李晓梅

封面设计 严克勤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语音问答

作者 朱晓农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200235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 万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86-1311-4/H·96
定 价 3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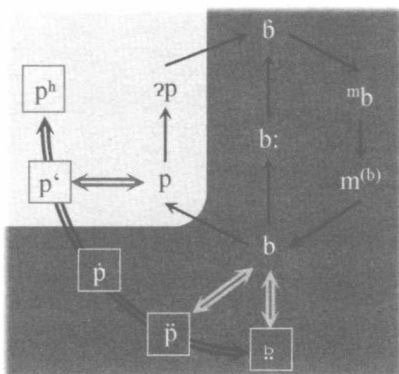
学理大成而乘时施行，不是很愉悦吗？但若无那时
 同道之朋有远来论学，不是很开怀吗？或连朋都无
 无人识理不愤青怨妇，谁让你君子呢？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而第一

竹子学译

开宗明义夫子自道处世立命儒学至道



本项研究得到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资助。

总 序

沈家煊

这一套丛书的缘起，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长期以来，在语言学领域，我们不断学习和借鉴来自国外（主要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有成效，在某些方面成效还很显著，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觉得运用在汉语上不免捉襟见肘、圆凿方枘，至少勉强不自然。启功先生曾有一个比方，说小孩套圈游戏，小圈圈只能套小老鼠，印欧语“葛郎玛”（grammar）是小圈圈，套不了汉语这只大熊猫。这种感觉突出反映在一些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上。有的曾经是热点，如词类问题、单句复句问题，冷寂了一段时间，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时时冒出来困扰着我们；有的是国外出了新的理论，用来处理汉语而形成新的争论点，比如句法成分的移位问题，音步和韵律的问题。之所以成为新的争论热点，显然也是因为新搬用的理论用起来不顺畅、不协调的地方很多。有的问题，例如主语和宾语的问题，曾经是热点，后来问题基本解决，取得共识，而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如主语和话题继而成为一个不断争论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主宾语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取得共识，这是摆脱印欧语那种主宾语观念的结果。

国外的理论在不断的翻新，出来一个我们跟进一个，有时候人家已经翻新了，声明放弃原来的理论框架，我们还在吭哧吭哧按照人家那个老框架在思考和行事，有不知所措的感觉。许多人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儿，想要改变现状。但也有不少人以重视和彰显语言的“共性”为理由，想维持现状，其实他们所说的“共性”是以人家提出的那一套理论为参照的，却忽略或者无视汉语的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语言的个性哪来语言的共性呢？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逐渐形成一个认识，要弄清人类语言的本质，先要充分了解语言的多样性。我的同道朋友朱晓农君说，universals（共性）应该音义兼顾翻译成“有你我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只有你没有我，对此我十分赞同。据我所知，国外很多学者也不希望我们只是跟着他们走，而是想听到基于本土语言事实提出的新见解，发出的新声音，使他们也能从中得到启发。

一百多年西学东渐，语言学领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息，另一方面，摆脱印欧语传统观念的束缚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息。我们的前辈早已为我们指

明了方向，要进一步摆脱印欧语传统观念的束缚。正如朱德熙先生生前所言，很大一部分的争论问题是由于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先入为主，以致看不清汉语语法的本来面目引起的，要是我们能摆脱这种干扰，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有许多争论本来是不会发生的。还说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今天可能还在不知不觉中受传统观念的摆布，那就要等后人来纠正了。朱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学术遗产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汉语的动词做主宾语的时候没有印欧语的那种“名词化”，这是摆脱干扰的一次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吕叔湘先生跟朱德熙先生的想法一致，在晚年向我们发出语法研究要“大破特破”的号召，要把“词”“动词”“形容词”“主语”“宾语”等名称暂时抛弃，要敢于触动一些原先不敢动他一动的条条框框。

吕先生和朱先生虽然是针对语法研究而言，为我们指出的方向却是适用于整个汉语的研究。汉语的语法是“大语法”，语言的组织运行之法，包括语音、语义和用法在内，过去按“小语法”来理解汉语的语法，这本身就是受印欧语传统观念的影响。

策划这套丛书的出发点就是响应“摆脱干扰、大破特破”的呼吁。近年来这方面的努力比较显著，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有必要做个小结，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继续前进。这套丛书因此也可以叫“破立丛书”，每一册就某个具体的热点问题，先对以往的研究加以梳理和评析，指出破除传统观念、摆脱干扰的必要性，然后摆出新的观点并加以论证，目的是让读者明了问题的来龙去脉、症结所在，活泼思想，减少执着。这个设想有幸得到学林出版社的支持，使得想法得以实现。虽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要真正立起来，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目前书中摆出的新观点、新思想还大有充实完善的必要，甚至有修正取代的可能。

策划这套书还有一个出发点是写法，虽然讨论的是复杂的学术问题，但还是要写得浅显一点，通俗一点，尽量少用难懂的名称术语，篇幅简短一些，一个问题一个小册子，不让一般读者觉得深奥繁复，不得要领，望而生畏。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目前的面目还大有改进的余地。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对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管是老将还是刚入门的新手，对广大的语言教师，包括外语和母语的教学，都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而且希望那些对语言问题感兴趣的朋友，那些在语言工程、信息处理、语言心理、语言哲学、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的人士也能从中获得一些知识，得到一些启示。

2017年12月12日

自序

从语音数据到音法范畴……
说起来只是短短半句话，
认知上却是高高一座山。（竹子）

《语音答问》这本小书讨论语音学中对基本概念的最新理解，前沿研究中的最新发现，也回答一些长期以来被误解的问题。不专门谈如何学习语音知识，如何分析语音材料。所涉问题并不面面俱到，新发现多的领域就多谈些。

说“前沿新发现”，指的不是整个语音学各领域的前沿，而是“语言语音学”的最前沿，语言语音学是大语音科学中占地百分之几的小科目，不过倒是语音科学的核心部分。而所谓“前沿”就是站在语言语音学这个知识圆的圆周上，往外伸手勉强够到或稍稍够不着的地方。真要是远远够不着的“超前沿”，作者和学科就都

悲催了。本书希望是最前沿，不是超前沿；不过对此我把握不大。

“语言语音学”的概念是赖福吉（Ladefoged, 1971）半个世纪前就提出来的，可直到他辞世（2005），依然应者寥寥。最宏观也最基本的概念如什么是语音学、什么是音系学、两者的关系如何——这些确立语言语音学的关键问题，三十年前吵得不可开交，结果不了了之到今日。这是因为要把语音学中的物理或心理实验数据解读出语言学含义、在音法学中加以范畴化、概念化，其认知难度正如题记所云——是举首万仞一座山。

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读语音学时就对此着迷，却苦于找不到门径（其实连门都没有，还什么径），连带着毕业后十好几年蹉跎了岁月。其间还写信问过赖福吉的高足奥哈拉，说你提倡的“实验音法学”我明白，但“语言语音学”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啊？奥哈拉说大致可以这么理解。我这模糊理解加上他那语焉不详让我又迷惘了好几年。直到十年前（2006）我的田野调查大规模展开之后，才明白这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语音学里叫“语言语音学”（与工程语音学、司法语音学等相对），到语言学里就是“音法学”（包括音节音系

学、音位学、生成音系学、音法类型学、演化音法学、基础音法学等)。更有甚者,我还领悟了“一力降十会”这武林至高真谛:在泰山压顶的材料面前,什么“华山论剑”都是花拳绣腿。

本书从“音法学”和“音节音系学”角度来摆正这些基本观念,舍此无以建立整个学科。而对这些基本观念、基本理论的整体把握,是从一个个案研究着手的。

具体来说,先是发声态。对发声态的系统的生理物理研究始于半个世纪前,卡福(Catford 1964, 1977)从喉、门两个维度分出 23 种生理发声态,拉弗(Laver 1980, 1994)加以系统化,赖福吉(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用了其中八种来描写具体语言中的发声态。现在问题来了,生理学和物理学上我们对发声态了如指掌,语音数据有了,音法范畴呢?

从语音数据到音法范畴……

说起来只是短短半句话,

认知上却是高高一座山。

这座山我爬了三十年,是不是翻越了,请读者诸君审阅

本书第3章。国外学界如果从霍克特（Hockett 1958）认识到发声态的重要性算起，已经爬了整整一甲子，还在爬，还越爬越没方向感。我不知道这时候该鼓励他们加油好，还是劝他们读读我的书更厚道。

然后是声调，一百多年来的标准定义认为：声调就是区别词义的音高。但这错了，而且错得离谱（见4.1节我的自我批评）。所以声调研究尽管开展很早，但却进展不大。别看它很热闹，在理论音系学中四十年来大热阵阵，理论滔滔，但由于上错基本概念，中缺类型框架，下乏实验材料，因此远远做不到描写的充分性，更遑论理论充分性了。所以那数不清的理论狂潮，涌起得快，泄洪也早。而我心目中的科学的声调研究，材料要过硬，理论要能持久产生课题。

当我们对发声态和声调的看法改观之后，突然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空白地带，有新的领域如声调的发声态成分、长中短三分时长、类型与分布、起源与演化，等等，也有与已有元辅音概念交叉的领域，辅音的重新分类，还有音法与词法、句法的界面等。可以说，像赖福吉那本原本世界通行的《语音学教程》（1973初版，2010第6版），现在需要增加一倍篇幅才

够通用。而且更重要的是，由声调和发声态的新发现引起了对整个语音学基本框架的改变。语音学一百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个应用学科，有材料有技术但无理论，现在从声调和发声态新理论出发，我们有了一个综合性的语言语音学基本理论架构（Zhu 2017a, 2017b）。

这篇序写得有点感慨，而感慨我通常是放在跋里的。这下序占跋巢，跋不知写些什么好了。

朱晓农

2016 年 10 月初稿

2017 年 6 月定稿于不知处

什么是定义——代引言

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

言不顺则理不明。(竹子)

本书以问答形式解释语音学里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等。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是X”，其次是“X是什么”，还有少量“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

先提一个问题：“X是什么”和“什么是X”，这两个问题有区别吗？或者更具体一点，把“声调”代入X。“什么是声调”和“声调是什么”，有区别吗？

吕叔湘先生（1984）有一篇精悍短文《谁是张老三？张老三是谁？》。吕先生说：“谁是张老三？”有两种作用，或者是要求指出张老三这个人，或者是要求说明、描写张老三这个人的性质，而“张老三是谁？”则没有前一种要求指认的作用，只有后一种要求描写的作用。与此不同的是，“什么是爱情？爱情是什么？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张老三那个问题涉及指认和描写

两种情况，而爱情问题只涉及说明描写其性质。

让我说得更清楚一点。

1) 为什么张老三问题可以用指认方式，也可以用说明方式去回答，而爱情只能用说明描写一种方式去回答？

2) 声调是张老三呢，还是爱情？

——这问题不是矫情吧？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得先明白什么是事物的“本质”特征？如何确认事物的“本质”？这是我们最喜欢说的话：“本质”！“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什么是“本质”呢？那就各说各理了！——这其实涉及“逻辑定义”。

逻辑定义包括外延定义和内涵定义。外延定义一般只用于小封闭类，内部性质或不很一致。如代词是什么——“我你他，再加们、自己”，大致完备了。不过，由于大部分集合不是那种小封闭类，所以外延定义法作用有限。

逻辑定义主要指内涵定义。事物有各种属性，其中有一个是所谓“本质”属性，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 *essence*。那什么是“本质”属性呢？有很多哲学书、方法论论著讨论这个本质属性，很繁复，让人不得要领。其实，本质属性很简单，就是给出逻辑定义。而所谓逻

辑定义，就是属加种差。但你要能指出所考察事物的属和种差，就得先有一棵如下图的逻辑分类树，“指认”就是按图索“张（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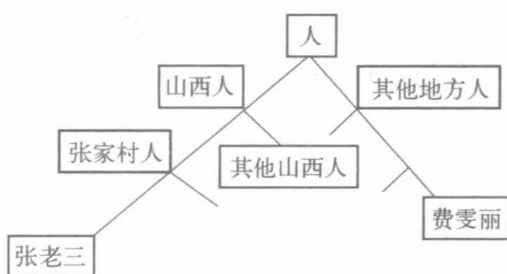


图1 按图索“张”

但问题是要画逻辑树，得先有个类型学，有个分类框架。可惜现在既无跨语言的声调类型学，又无语言内的音法分类系统，尽管声调研究了 100 年。在逻辑分类系统/类型学没做好之前，谈本质属性都是谈玄。

内涵定义明确指出了对象的性质。有些看似内涵定义其实是描写性的，“什么是爱情？”你得描写（可能连描写都不是，见下）。内涵定义的基础就是类型学，“门纲目属”，有个逻辑分类框架或逻辑分类树。在这棵树上，我们可以轻松“指认”张老三。但是我们没法画一棵开着爱情花的分类树。

所以，本书中的问题如果问的是“什么是 X”，那么我可以很有底气地指认，我有个类型框架可以定义；